

張子全書

十四十五
拾遺附錄

			五	漢
		二	二	書
		四	四	門
		七	七	
		〇	〇	
		八	八	
一	三	冊	架	函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元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四			
	一			
	三			
八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47
冊數	13 (13)
函號	298 135



周張全書十三

五二四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
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
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
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
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惡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

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恠神之

引子全書卷之八十四
說知亾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

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

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

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

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

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
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
前言徃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
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
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

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
說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貫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
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
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
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
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
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
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
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
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
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
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
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
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說記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
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
報則輟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
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
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
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存人為能識其遠者
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
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
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
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
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
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
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
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

異居也 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入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

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

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
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
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
正叔謂寧使公事勤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
也子厚以為然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夫煩同

率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
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祭又安能脫喪

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只消
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如常特於祭祀廢之
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
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夫子為父之喪
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

恭而安張兄十一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
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

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一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入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

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并由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

圓乎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疆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入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廢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
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
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冰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霜儘有
天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
又何道致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
婦者只是指其小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
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髮乎子厚云絕
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

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
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
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
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
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
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
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
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
在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
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十人
把見趨走得不得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
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
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

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
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
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
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
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
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
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

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做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

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说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甕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特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太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

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

附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校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志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
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
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
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
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
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以上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明

正叔謂某接入治經論道者亦甚多皆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

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

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

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

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

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其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

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
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
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間居與學者講論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
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間不得正
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
昔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
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
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撒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之上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剛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

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

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
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賸豈後世學者所
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
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一作之和之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耳能無差乎
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
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
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
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
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入下棋
西銘一篇首二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師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
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

張子全書 卷之三
十一
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二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
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
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
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
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
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着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

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
之於紙只要看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
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
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
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
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
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
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

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太程亦不及

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太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撒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

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入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

張子全書 卷之五
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
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
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
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
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夫抵儒者之
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
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

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
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
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
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
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太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
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
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
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
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
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
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
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
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
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
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
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
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
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
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
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
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
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
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本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
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
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
也天即父父即天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
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
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
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

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
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
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
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
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
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
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
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
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

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
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
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
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
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
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
用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

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
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
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
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
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
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
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
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
 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
 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
 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
 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

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
 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哀經挽車以塋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太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
 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
 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
 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
 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
 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邠州司法
 叅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涇州軍

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
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
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
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下以元豐元年八
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
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
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
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
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

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
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
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
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
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
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
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
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

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
往告其間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
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
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
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
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
從之者在渭涇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
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並塞之
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
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

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士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
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
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
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
說之曰卿宜且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
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
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
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
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入為善則孰敢不盡
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

不谷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後命案
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
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
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
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
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
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
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
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
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
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蕪不嚴先生繼遭期
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
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
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入

居父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色以感人人未之
信及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
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
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
觀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
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
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
歎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
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

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
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
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
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
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爲能知之非
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
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
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
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入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
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
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
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
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敢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

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
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
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
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
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
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以為
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
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
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
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幸其願

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轉祿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光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為明誠天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温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諫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非禮也諸侯相諫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諫

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
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
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
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
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
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
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 終

書林欲鋟周張全書請訓點於予讀之其文字
可疑者差多矣周子書以謝氏濂溪集及性理
大全所載可改者改之朱子嘗謂橫渠說話難
曉怕關西語言自如此且今以除正蒙之外無
別本可校正不免闕疑欲得博洽之補正也然
正蒙釋一書舊別附全書之後蓋徐德夫不以
已之所述敢比朱夫子太極通書西銘解也書
林憂費工之多於是採集註發明合全書之正
蒙恐失德夫尊先賢之意焉因識而已

延寶甲寅仲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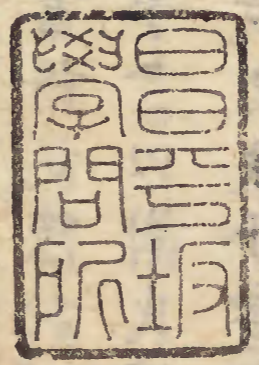
洛陽眞祐

延寶三年乙卯初春吉辰

延寶三年乙卯初春吉辰

皇都書林

天王寺屋市郎兵衛



文政癸未

